

## 第七篇 五言之特倡

自風雅變爲騷辭，騷辭流爲樂府，是古人所謂詩也者，至漢世而殆寢焉衰微矣。顧孰爲之，而孰能振起之哉？乃不意久之久之，醜醜。特然而有枚叔其人，既成《七發》之篇，以變革賦體。又倡爲五言之詩，作騷壇盟主。一時奇材瑰傑，若傅毅、蘇、李之倫，莫不聞風興起，競相仿造。而五言之製，乃特雄於西漢。上繼風、騷，下開魏、晉，確乎其爲詩家鼻祖。劉彥和《明詩篇》云：「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招恨切情，實五言之冠冕。」豈虛語哉？噫！枚氏誠一代之詞宗也。

鍾嶸《詩品》亦云：「李陵源出楚辭，文多凄怨。班姬源出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至秦嘉、徐淑，事既可傷，文亦凄怨。爲五言者，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

王士禛云：「《風雅》後有《楚辭》，《楚辭》後有《十九首》，風會變遷，非緣人力。然其源流，則一而已矣。《河梁》之作，同一風味，皆所謂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者也。」又云：「樂府別具聲調，體裁與古詩迥別。然《盧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叙事措詞之妙，愛不能割。班姬《怨歌行》、卓氏《白頭吟》，被之樂府，何非詩耶？」（《古詩選》錄）

沈德潛《說詩晬語》：「《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游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闕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爲《國風》之遺。蘇、李詩言情款款，感寤具存，無急言竭論，而意自長，神自遠，使聽者油然善入，不知其然而然。《盧江小吏妻》詩，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口性情，真化工筆也。中別小姑一段，悲愴之中，自是溫厚。唐人《棄婦篇》直用其語云：「憶我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別小姑去，小姑如我長。」或或轉語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儂夫。」輕薄之言，了無餘味，此漢、唐詩品之分。

費錫璜《漢詩總說》云：「讀漢詩不可看作三代衣冠，望而可畏。須看得極雅妙，極靈活，極風艷，極悲壯，極典雅。凡後人所謂妙處，無不具之。即如《陽關》一曲，唐人送別絕調，讀李陵三詩，知從此化出。《陌上桑》、《董嬌嬈》，即張、王、李、韓輕艷之祖也。《紅塵蔽天地》、《十五從軍征》，李、杜悲壯之祖也。《冉冉歲雲暮》，駱賓王、白樂天皆祖之。郊祀諸詩，顏、謝、韓昌黎皆祖之。大抵六朝、唐、宋諸家，多祖漢詩，不能盡述。」又云：「古詩有箴有戒，皆警惕之辭，漢人結處多用之。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箴戒之辭也。古詩有祝，皆頌禱之意。漢詩末句，多用祝辭，故曰漢人善學古人。」又云：「《鷄鳴》、《相逢行》、《青青陵上柏》諸詩，讀之見太平景象。人民熙皞，上至王侯，下至平康北里，皆優游宴樂，爲盛世之音。迄《五噫》、《於忽操》等作，多衰世之感。」

又云：「三代而後，惟漢家風俗，猶爲近古。三代禮樂，庶幾未衰，吾於讀漢詩見之。如《陌上桑》、《羽林郎》、《隴西行》，始皆艷羨，終止於禮。《艷歌行》流宕他鄉，而卒守之以正。《東門行》盡

無斗儲，而夫婦相勉自愛，不為非。好色而不淫，怨而不怒，漢詩有焉。」

又云：「前輩稱曹子建、謝朓、李白工於發端，然皆出於漢人，試舉數句：「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黃鸝一遠別，千里顧徘徊」，「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鷄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去者日以疏，來者日以親」，「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上山探蘼蕪，下山逢故夫」，「來日大難，口燥唇乾」，「日出入安窮」，「大風起兮雲飛揚」，是豈六朝、唐人所及。太白輩對此等詩，千回百折讀之，然後工於發端耳。」

又云：「讀漢詩如登峰造極，溯水得源。見衆山皆培塿，江河皆支流。一切唐、宋，皆屬雲初，覺語近而味薄，體卑而格俚。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讀漢詩，要見蘇、李、班、張輩，皆如在目前，為我兄事、師事之人。作如是觀者，方謂之善讀漢詩。」

如上諸家所述，可知今人學詩，非從漢人五言入手不可。所謂探河積石之源，其流派自正也，可不加之意哉！又按漢初郊廟樂歌，俱是二言、四言，及長短句，無所謂五言者。《文心雕龍》云：「漢成帝品錄三百餘篇，不見有五言。蓋在西漢時，五言猶屬創體，故甄錄不及。迨武帝好尚文詞，一時才人傑士，各竭其心思才力，聘奇抽秘，創茲新體。蓋亦天地自然有此一種文字，及是時而造化不得不開其閩奧也。彥和又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則五言久

矣。又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衡也。」鍾嶸又以《夏歌》「鬱陶乎余心」，為五言之濫觴。余獨以為若欲探源，則伊耆《蜡辭》之「草木歸其澤」，《南風歌》之「薰分時兮」，尤為久遠。但只可資為談助，不足以為準則也。不然三百篇中，五言單句，何可勝數。而《小雅》之「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等句，均已運用五言，特未製為全篇耳。至如「或燕燕居息，或盡瘁國事」，數句連用或字，實開昌黎《南山》一詩，此亦由於後人之善讀古詩，未可以常理論也。能善讀書，則何處不可為我師，豈獨詩而已哉！豈獨漢之五言詩而已哉！要之四言詩淵懿樸茂，體近方嚴。楚詞活潑流動，又過嫌其宕。五言則允得其中，不過方，亦不過宕，故漢人尚焉。學者由是而進窺風騷，退察唐、宋，庶幾可以有會乎風人之旨，而不難賦咏矣。

## 第八篇 七言之嗣響

自五言古詩風靡一時，而七言之體，亦復斐然成章。蓋漢武好尚文辭，於樂府既廣採新聲，故於詩亦力崇新體。以為蘇、李能倡五言，予一人獨不可為七言耶？此柏梁告成，所以有聯句之作也。《古文苑》云：「武帝作柏梁臺，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者，乃得上坐。帝曰：日月星辰和四時，自梁王以下，作詩者二十五人，今所傳《柏梁詩》是也。由是觀之，《柏梁詩》非七言之初祖

耶！然每人一句，正如今之聯句，并非一人全篇之作。其一人能作全篇者，當推漢昭帝之《淋池歌》為首唱。按王子年《拾遺記》：時穿淋池，中植芰荷。帝時命水嬉，畢景忘歸，使宮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淒淒揚神歌。雲先開曙月低河，萬歲為樂豈云多。」此詩起句雖沿襲楚歌中觀兮字，然下三句不完全七古耶？至張衡《四愁》連綴四首，而七言之體益著。厥後如陳琳之《飲馬長城窟》，魏文之《燕歌行》，鮑明遠之《行路難》諸作，從容滂沛，酣暢淋漓，允稱傑構。學者能集而觀之，得其旨矣。顧劉彥和云：「七言亦出自詩騷。」孔冲遠舉「如彼築室於道謀」，為七言之始是已。然此等斷句，求之三百篇中甚衆，如「自今伊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交黃鳥止於桑」，「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樂嘉賓之心」，「送我乎淇之上矣」，「學有緝熙於光明」，「維昔之富不如時」，「予其懲而毖後患」等句皆是也。要以單辭未能成篇，不當據為定論。必欲繁稱博引，則《垓下》、《大風》何嘗不是。寧戚《飯牛》、《安世房中》，更多名句。如《飯牛》歌云：「短布單衣通至肘，長夜漫漫何時旦？」《房中歌》：「大海瀟瀟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是。然《飯牛》、《房中》全篇，尚未純粹七言，《垓下》、《大風》中間兮字，全屬楚歌，尤不得謂為七言。陽湖趙甌北《陔餘叢考》謂：「漢初有《鷓鴣歌》云：『東方欲明星爛爛，汝南晨鷓鴣登壇喚。曲終漏盡嚴具陳，月沒星稀天下旦。』以此為七言全篇，庶幾近之。至引皇娥《倚瑟清歌》云：『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回薄化無方。涵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期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詩雖七言，然係王嘉偶托，要不足信。又如《茅盈內傳》所稱茅濂之先，有《巴語歌辭》云：「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

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此亦漢人偽作，非秦時歌也。惟引《靈樞經》云：「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在迎之界。」此頗類似七言，但亦未足謂之詩耳。至就詩而論，其斷句自以《擊壤歌》「帝力何有於我哉」為最古，其次則《南風歌》之「可以解吾民之愠，可以阜吾民之財」，援顧亭林論《楚辭》例，除去末一「兮」字，亦可為七言之祖，然猶未若大禹《玉牒辭》「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二句，為完全七古也，特未可信耳。他若《采薇歌》之「神農虞夏忽焉沒」，百里妻《展廖歌》之「今日富貴忘我為」，以及孔子之《臨河》、《楚聘》、《獲麟》，與夫《成人》之「靈則續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漁父》之「與子期乎蘆之漪」，并《易水歌》、《水仙操》、齊杞梁妻《琴歌》、《越人歌》、《越祝辭》、《吳靈寶謠》等，俱可以屬七言。要之名為先例則可，遽稱其為七言詩則不可也。蓋其文悉出漢人，未可據為信史耳。如《史記》、《風俗通》、《水經注》、《孔叢子》、《琴苑要錄》、《吳越春秋》、《劉向說苑》、《列女傳》、《風土記》、《靈寶要略》等，皆是也。而亭林乃謂《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然則《天問》所稱「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喜？」與「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感婦何所讒？」又「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挹？載尸棄戰何所急？」又「彭蠡對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長？中央共牧后何怒？」《遠遊》微命力何固？驚女採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兄有噓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勛作師夫何長？等句，本無「些」、「只」，亦何不足當七言耶？要以句調長短不齊，而體製又屬辭賦，故只可以稱先例，未遽可目之為詩也。至如《吳越

春秋》所載《窮劫》等曲，通首俱屬七言，此本後漢趙長君作，不得謂吳越時即有此體。如白起為戰國時人，在伍胥之後，而《窮劫》篇反引之以比伍胥，尤顯然可見其僞。據長君本傳，謂其作《吳越春秋詩綱》，蔡邕讀而嘆息，益可信諸詩為長君作矣。既已辨明真僞，更錄漢以來篇什如下，藉以知七言之源流正變云爾：

漢武帝柏梁臺倡和

日月星辰和四時。皇帝。驂駕駟馬從梁來。梁王。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總領天下誠難治。丞相。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刀筆之吏臣孰之。御史大夫。撞鐘伐鼓聲中詩。太常。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周衛文戟禁不時。衛尉。總領從宗柏梁臺。光祿勳。平理清讞決嫌疑。廷尉。修飭與馬待駕來。太僕。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陳粟萬石揚以箕。大司農。微道官下隨討治。執金吾。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盜阻南山為民災。右扶風。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領其材。詹事。變夷朝賀常會期。典屬國。柱枅樛樞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大官令。走狗逐兔張罟罟。上林令。嚙妃女唇甘如飴。郭舍人。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靈帝《招商歌》

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兔》，曲名。千年萬歲嘉難逾。《拾遺記》：渠中植蓮，大如盞，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名夜舒荷。

馬援《武溪深行》

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張衡《四愁詩》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沾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道邊，何為懷憂心煩勞。

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沾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快。一作路。

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坂長，側身西望涕沾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路遠莫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

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沾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路遠莫致倚增嘆，何為懷憂心煩惋。

李尤《九曲歌》

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下闕。

王逸《琴思楚歌》

盛陰修夜何難曉，思念糾戾腸摧繞，時節晚莫年齒老。冬夏更運去若頰，寒來暑往難逐追，形容減少顏色虧。時忽曉曉若驚馳，意中私喜施用為，內無所恃失本義。志願不得心肝涕，憂懷感結重嘆噫。歲月已盡去奄忽，亡官失祿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復位，久處無成卒放棄。

盛陰修夜何難曉，思念糾戾腸摧繞，時節晚莫年齒老。冬夏更運去若頰，寒來暑往難逐追，形容減少顏色虧。時忽曉曉若驚馳，意中私喜施用為，內無所恃失本義。志願不得心肝涕，憂懷感結重嘆噫。歲月已盡去奄忽，亡官失祿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復位，久處無成卒放棄。

王逸《琴思楚歌》

盛陰修夜何難曉，思念糾戾腸摧繞，時節晚莫年齒老。冬夏更運去若頰，寒來暑往難逐追，形容減少顏色虧。時忽曉曉若驚馳，意中私喜施用為，內無所恃失本義。志願不得心肝涕，憂懷感結重嘆噫。歲月已盡去奄忽，亡官失祿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復位，久處無成卒放棄。

盛陰修夜何難曉，思念糾戾腸摧繞，時節晚莫年齒老。冬夏更運去若頰，寒來暑往難逐追，形容減少顏色虧。時忽曉曉若驚馳，意中私喜施用為，內無所恃失本義。志願不得心肝涕，憂懷感結重嘆噫。歲月已盡去奄忽，亡官失祿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復位，久處無成卒放棄。

盛陰修夜何難曉，思念糾戾腸摧繞，時節晚莫年齒老。冬夏更運去若頰，寒來暑往難逐追，形容減少顏色虧。時忽曉曉若驚馳，意中私喜施用為，內無所恃失本義。志願不得心肝涕，憂懷感結重嘆噫。歲月已盡去奄忽，亡官失祿去家室。思想君命幸復位，久處無成卒放棄。

案：逸嘗注《楚辭》，故其詩似之。并由此可悟七古之來源云。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魏文帝《燕歌行》二首錄一。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執戟守空房，憂來思君不可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案：明帝有《燕歌行》，亦七言，今從略。

按上所述，七古之製，可略見一斑。自晉以後，作者紛起，鮑照之外，若傅玄之《兩儀》，謝道韞之《咏雪》，梁武帝之《河中之水》，《東飛伯勞》，無名氏之《木蘭》，皆佳什也。至如漢《鏡歌》之《戰城南》，《臨高臺》，《古辭》之《平陵東》，《淮南王》及晉代之《白紵舞歌》詩，《隴上歌》等，雖甚英妙，但均屬樂府，茲不贅云。

### 第九篇 雜言之紛起

五七言既聯翩而起，漢人之於詩章，亦極製作之精能矣。顧尚不祇此，而有六言八言等作，以爭炫其奇。嗚呼盛哉！考六言詩句，任昉云：「起於漢司農谷永，但已不傳。厥後孔融為之特工，故《後漢書》本傳，於所著詩、頌、碑、策、表、檄外，特載六言，以示矜異。今世所傳《漢家中葉道微》三章是也。乃劉勰以為《六言》、《七言雜出》詩，《騷》」。陽湖趙翼《舉詩》謂「兩選於王都」，「曰予未有家室」二語為證，良是。至《離騷》諸篇，凡次句之叶韻者，如「朕皇考曰伯庸」，「惟庚寅吾以降」，此類甚繁，不勝枚舉。特上句藉「兮」字為語助，未能全篇一律耳！意者，谷永鑒於新體之繁變，故原本本風，騷，踵創斯什，斬與五七言相參錯，其用思亦殊巧矣。北海嗣興，人材輩出，若曹子桓之《黎陽》、《寡婦》，及答群臣勸進時之《自述》所作，與嵇叔夜之《惟上古堯舜》十首，傅休奕之《歷九秋篇》、《董逃行》，陸士衡之《董逃》、《上留田》、《飲酒樂》、《苦寒謠》、《湛方生之《懷歸謠》、《秋夜詩》、《游園咏》，以及蘇若蘭《璇璣圖》之所經出者，名章隽句，蔚為瑣瑣，則六言亦不甚茂美乎哉！乃趙氏竟云：「孔《詩》不傳。又云：《北史》陽俊之作六言歌詞，世俗流傳，名為《陽五伴侶》，為而賣之。俊之嘗過市，欲取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輒敢議論？』俊之大喜，以為陽五以此見長，且世俗競相仿效也，而今亦不傳。謂此體非天地自然之音節，故雖

工而終不入大方之家，豈其然歟？

顧趙氏又謂，古六言詩之可見者，如《文選》注引董仲舒《琴歌》二句，《樂府》《月穆穆以金波，日華耀以宣明》，邊孝先《解嘲》「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滿歌行》「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及《北史》蔡連猛傳《童謠》云：「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羔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唐書》中宗賜宴群臣，李景伯歌曰：「迴波爾持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嘩竊恐非宜。」以爲皆史傳所載之六言詩。就余觀之，李景伯一歌已屬《詩》餘，此外凡《琴歌》、《樂府》、《解嘲》、《童謠》，厥體均殊，自不必引爲同調。而王摩詰等之創爲絕句、小律，洵屬波峭可喜。李白又變爲小令，如《清平樂》下半闕等，則誠可謂強弩之末，而勢穿魯縞者已。

八言詩於古絕少，在漢時惟東方朔能之。按《漢書·東方朔傳》：朔有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者是也，惜今已不傳。」或云漢高《大風》、武帝《秋風》、《瓠子》等歌，其中咸有八言，但此均《楚辭》用「兮」字作語助，不得遽以爲詩也。徐伯魯謂《毛詩》「胡瞻爾庭有懸瓠兮，我不敢效我友自逸」等句，係屬八言。然「兮」字亦屬語助，未爲允當。惟趙臨北引《舊唐書》盧群在吳少誠席上作歌，諷之曰：「祥瑞不在鳳皇麒麟，太平須得邊將忠臣。但得百僚師長肝膽，不用三軍羅綺金銀。」指是通首八言是也。他如李長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宋人李端叔《題王循書院壁》有云：「不愛爾酒泉百尺深，不愛爾庭樹千丈陰。」元人戴帥初《題范文正公黃蘗小槽》詩「有耳不聽下里巴音，有手不寫劇秦美新」，以爲此七言詩，亦具有八言句也。余案《詩》「我生之初尚無

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上句七言，次句八言，亦甚明瞭。而漢時李延年「寧不知傾城與傾國」，句亦八言，特一鱗片爪，未見全篇耳。

至六八言外，又有一、二、三言，及九言者。顧寧人據《縮衣》章「敝」字、「還」字，趙臨北據《吳志·歷陽山石文》：「楚九州渚，吳九州都」，吳楚各爲句是也。余按漢武《思李夫人歌》「翩，何姍姍其來遲」，翩字亦自爲句，不當連下六字讀也。二字則「祈父」、「筆湮」，劉勰已自引之，然尚非兩字即成一韻。趙氏引老子《法本》章「瓊瑤，如玉，落落，如石」，《立戒》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史記·淳于髡》田家祝詞「甌窶，滿篝，汗邪，滿車」，及《吳越春秋》《黃竹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則竟以兩字相叶矣。《輟耕錄》載虞伯生《詠蜀漢事》曰：「鑾輿，三顧，茅廬，漢祚，難扶，日暮，桑榆，深渡，南瀟，長驅，西蜀，力拒，東吳，美乎，周瑜，妙術，悲夫，關羽，雲殂，天數，盈虛，造物，乘除，問汝，何如，早賦，歸歟。」此又通首皆兩字一韻，更前人所未有也。中州韻入聲似平聲，故「蜀」、「術」等字皆與「魚」、「虞」相叶。古來通首二言詩，惟此一首。余按如趙氏言，則《擊壤歌》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尤見其古。而漢《魏歌十八曲》中之《朱鷺》、《上陵》、《芳樹》、《上邪》、《石留》等，首句皆二字，特大半不可曉耳。

若三言詩，據晉摯虞《文章流別論》：謂《毛詩》之「振振鷺，鷺於飛」之屬是也。梁任昉《文章緣始》謂：晉散騎常侍夏侯湛所作《金玉詩話》：謂起於魏高貴鄉公，而劉勰則引《喜起歌》爲三言之首，以爲詩之有三、五言，多成於西漢，其說良是。蓋《國風》「山有榛，隰有苓」，《周頌》「綏萬邦，屢豐

年」之類，古詩原有此句法。他若《大戴記》之《帶銘》、《杖銘》、《衣銘》、寧戚之《飯牛》、百里妻之《琴歌》、與夫《越語歌》等句，皆有三言，特未見為全篇耳。至《安世房中歌》、《豐草蓂》、《雷震震》二章，《郊祀歌》、《練時日》、《太乙祝》、《天馬徠》、實創斯體。厥後如《五雜俎詩》云「五雜俎，岡頭草。往後還，早馬道。不獲已，人將老」，以及《雜上露》、《平陵東》、《出西門》、《出東門》、《淮南王》、《上金殿》、《一尺布》、《穎水濤》、《無說說》、《諧不諧》、《城上烏》、《舉秀才》、《千里草》、《黃金車》等，歌謠百出，不勝枚舉，要之皆三言類也。而蘇伯玉妻《盤中》一詩，允推傑出，非并時所能及也。趙氏又謂劉伯溫集有《思美人》一篇，《懷麓堂詩話》謂羅仲明舉「樹」一處二韻，迫西涯題扇，立成「揚風帆，出江樹。家遙遙，在何處」一首。又郵人金埴專工三言，多至千篇，今已不傳。而朱竹垞、查初白間亦為之，然則三言固至於今未絕歟。

昭明《文選序》云：「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纏并驅。」可知三言九言，當時作者甚盛。據摯虞《文章流別論》，謂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而顏延之非之，謂詩體本無九言，摯虞之論，未可為據。孔沖遠《毛詩疏》亦云：「詩句更不見有九字、十字者，由聲度闡緩，不協金石也。」而任昉《文章緣始》則云，九言創自魏高貴鄉公，惜今已不傳。《懷麓堂詩話》又謂：「鮑明遠、沈休文亦有之，唐則李白《蜀道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沖波逆折之回湍。」《杜集》中「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露寒之玉壺」是也。案：明遠九言，見於所擬之《行路難》，如「洛陽名工鑄為金博山」，「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閨中嬾居獨宿有貞名」，「男兒生世轉軻欲何道」，皆是也。休文則今未之見。楊升庵又引杜詩「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為九言之始。顧寧人則引「灑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九言之始，然非通首皆九言也。其通體為九言者，趙甌北據《珊瑚網》載，元時天目山僧明本，有《梅花》詩云：「昨夜東風吹折中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山坳。野樹古梅獨臥寒屋角，疏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個壓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善畫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此誠通體皆九言也。又調升庵《梅花》詩云：「元冬小春十月微陽回，綠萼梅蕊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瓏頭去，相思忽到盧仝窗下來。歌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山香碎玉凌風臺。錯認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十四番花信催。」此則又創為九言律矣。余按九言詩，吾鄉殷侍郎兆鏞，所著《齊莊中正齋集》中頗多。但求之古人，究以宋謝莊《白帝辭》、南齊謝朓《零祭歌辭》為最先，甌北所引，未免失之疏漏矣。要之就詩而論，五七言源流遠大，自是正派。其他雜言，不過矜奇炫巧，取快一時，未可以為恒訓。因推原漢詩本末，故備著之，藉明嚮往云爾。其漢以來所製六八言等作，悉附後，資考證焉。

## 孔融《六言詩》三首

漢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亂乘衰，僭上虐下專威。萬官惶布莫違，百姓慘慘心悲。

郭李分爭為非，邈都長安思歸。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

從洛到許魏魏，曹公憂一作輔。國無私。滅去厨膳甘肥，群僚率從祈。雖得俸祿常飢，念我苦寒心悲。

魏文帝《黎陽作》一首

奉辭討罪遐征，晨過黎山嶺。東濟黃河金營，北觀故宅頊傾。中有高樓亭亭，荆棘繞蒼叢生，南望果園青青，霜露慘淒宵零，彼桑梓兮傷情。

又《答群臣勸進時自述所作》《漢獻帝傳》曰：太史丞許芝，惟上魏王代漢圖讖，王令曰：昔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公曰履天子之命，聽天子之斷，終然復子明辟。吾雖德不及二聖，吾敢忘高山景行之義哉！吾作詩云云，庶欲守此辭以自終，卒不虛言也。

喪亂悠悠過紀，白骨縱橫萬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將以或作佐。時整理，復子明辟致仕。

嵇康六言十首

《惟上古堯舜》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茲順，寧濟四海蒸民。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佳哉爾時可喜。

《知慧用〇〇》

為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鎮之以靜自正。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狗榮，馳驚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自是勤苦不寧。

《生生厚招咎》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粗醜。獨以道德為友，故能延期不朽。

《名行顯患滋》

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貪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

外以貪污內真，穢身滑稽隱名。不為世累所撓，所欲不足無營。

《楚子文善仕》

三馬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耻。不以爵祿為己，靖恭古惟二子。

《老萊妻賢名》

不顧夫子相荆，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閑居採蕪，終厲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

棄背膏粱朱顏，樂此屢空飢寒。形陋體逸心寬，得志一世無患。

傅玄《歷九秋篇童逃行》《玉童新詠》。

歷九秋兮三春，遺貴客兮違賓。顧多君心所親，乃命妙伎才人，炳若日月星辰。其一

序金疊兮玉釧，賓主遞起雁行。杯若飛電絕光，交觴接尾結裳，慷慨歡笑萬方。其二

奏新詩兮夫君，爛然虎變龍文。渾如天地未分，齊謳楚舞紛紛，歌聲上激青雲。其三

窮八音兮異倫，奇聲靡靡每新。微笑素齒丹唇，逸響飛薄梁塵，精爽眇眇入神。其四  
坐咸醉兮沾歡，引樽促席臨軒。進爵獻壽翩翩，千秋要君一言，願愛不移若山。其五  
君恩愛兮不竭，譬若朝日夕月。此景萬里不絕，長保初醮結髮，何憂坐生胡越。其六  
携弱手兮金環，上游飛閣雲間。穆若駕鳳雙鸞，還幸蘭房自安，娛心極意難原。其七  
樂既極兮多懷，盛時忽逝若頽。寒暑革御景回，春榮隨風飄摧，感物動心增哀。其八  
妾受命兮孤虛，男兒墮地稱姝。女弱雖存若無，骨肉至親更疏，奉事他人托軀。其九  
君如影兮隨形，賤妾如水浮萍。明月不能常盈，誰能無根保榮，良時再再代征。其十  
顧繡領兮含輝，皎日回光側微。朱華忽爾漸衰，影欲捨形高飛，誰言往恩可追。其十一  
齊與麥兮夏零，蘭桂踐霜逾馨。祿命懸天難明，妾心結意丹青，何憂君心中傾。其十二  
案《選詩拾遺》云：此篇仿佛歡感如在目前，經緯情感，若探衷曲。宮商曾疊，綺繪斐聲，其言  
有文焉，其聲有水焉。惜不知何人之詞，非相如、枚乘，其誰能為之？走僵李、杜，不能及矣。嗚  
呼！美矣盡矣！麗矣則矣！當為百世六言之祖也。余謂枚、馬雖不足徵，而其詩誠偉觀耳。至  
士衡之《飲酒樂》，郭茂倩《樂府》名《還臺樂》，謂是陳陸瓊作，今以文繁，故并他詩悉略之，不復  
及云。

《練時日》漢《郊祀歌》十九首之一，下《天馬》二歌同。

練時日，候有望，炳營齋，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游，垂惠恩，鴻枯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  
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慶陰陰，相  
放佛，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且，承靈億。牲醢粟，黍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  
黃，追觀此，眺瑤堂。衆婢并，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被華文，厠霧縠，曳阿錫，佩珠玉。伏嘉夜，  
茵蘭芳，滄容與，獻嘉饗。 佚與按同。

《天馬歌》漢書·武帝紀曰：元鼎四年秋，馬生溫壺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  
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

太一脫，天馬下，沾赤汗，沫流緒。志倜儻，精權奇，音轟浮雲，曉上馳。體容與，世同真，萬里，  
今安匹，龍馬友。

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來，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來，歷無皂，同草經千  
里，循東道。天馬來，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來，開遠門，諫予身，遊昆侖。天馬來，龍之媒，  
游闔闔，觀玉臺。

蘇伯玉妻《盤中詩》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空倉雀，常苦飢。吏人婦，會夫稀。出門望，見白衣。謂當  
是，而更非。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急機絞，杼聲催。長嘆息，當語誰？君有行，妾念  
之。出有日，還無期。結中帶，長相思。君忘妾，未知之。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之。黃者  
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姓馬蘇，字伯玉。人才多，智謀足。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

數！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今時人，智不足。與其書，不能讀。當從中央周四角。

宋謝莊《白帝歌》《明堂歌》九首之一。《通典》曰：孝武建元元年，使謝莊造郊廟樂，明堂諸樂歌詩。《南齊書·樂志》

曰：明堂舞五帝舞《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帝使謝莊造辭，莊依五行數，木數用三，火數用七，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數用六。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雲沖氣舉德盛在素精。木葉初下洞庭始揚波，夜光微地翻霜照懸河。

庶類收成歲功行欲寧，沃地奉澍聲宇承秋一作帝靈。

齊謝朓《白帝歌》三章。《齊書·樂志》曰：建武二年，尋樂明堂，謝朓造辭，一依謝莊。

帝悅於兌執矩固司藏，百川收潦精景應金方。樂府作《南齊書》。

嘉樹離披榆關命賓鳥，夜月如霜金與府作《秋》。風方曩曩。

商陰肅殺萬寶咸已樂府作《亦》。道，勞哉望歲場功冀可收。

如上所列，六言，三言，九言，凡漢、魏以降詩體，大要具於是矣。然三言，六言可學，九言不可學，以氣勢難於振拔也。人苟能於五七言極意探討，得其要領，已足以抒寫性情，吐露胸臆。何必貪多務獲，涉獵不精，終無裨益耶！此區區所以深願乎博觀而約守也。

### 第十篇 建安七子之競爽

建安七子者何？孔融、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是也。曹子桓《典論·論文》有云：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學，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馳騁騷於千里，仰齊足而并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又云：「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又《與吳質書》云：「觀古今文人，類不獲細行，鮮皆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一作獨。自善於辭賦，借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亦云：「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又云：「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由是觀之，知七子之競爽，實由乎二子之騰譽，可無疑也。顧其人既為魏武所引用，而仍繫以建安者，則以其沒均在漢世，而其所著猶系漢制耳。故清儒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孔融集》十卷、徐幹《中論》二卷、《王粲集》十一卷、《陳琳集》十卷、《阮瑀集》五卷，盡列其間，編次允相得矣。大抵七子之才，均偏於筆札。獨仲宣擅長辭賦，高挹群倫。雖稍涉綺麗，而真實有餘。《灞陵》一篇，沈約謂其不傍經史，直率胸臆，皎然許其知

詩。四言尤溫厚典則，深得《小雅》之遺音。劉楨彩筆風馳，逸情雲上。陳思以下，當推獨步。徐幹栩栩生情，是自詩中小品。應瑒巧思逶迤，失之靡曼。其弟應璩，感時憤事，頗多規諷。而諫諍傷媚，未暇振拔也。然而所以結兩漢之局，開魏晉之派者，實由於此。太白詩云：「蓬萊文章建安骨」，不其然歟？至於蔡文姬工吟，允為并時之秀。觀其所作，激昂慷慨，頗雜邊塞之氣，而哀感動人，有逾蘇、李。班婕妤後，閨閣人材，殆無倫比。推原其故，良由處境之奇，迫而至此。昔人所云「詩必窮而後工」，信不誣也。七子事略附後，備稽考云。

孔融字文學，魯國人，孔子之後。少有重名，舉高第，為侍御史，遷虎中郎將。以忤董卓，轉議郎，出為北海太守，累遷太中大夫。數以書爭曹操，為操所害。善為銘、詩、賦，頌六言，為建安七子之首。有集五卷。嘗《離合作郡姓名字詩》：「漁父屈節，水潛匿方。離魚字。與時進止，出行施張。離日字，魚日合成魯。呂公磯釣，聞口潤傍。離口字。九域有聖，無土不王。離或字，口或合成剛。好是正直，女回于匡。離子字。海外有載，隼逝鷹揚。當離乙字，合成孔也，惟古今文字不同，俟再考。六翮將奮，羽儀未彰。離馬字，蛇龍之豎，俾也可忘。離龜字，合成龜。玫瑰隱曜，美玉韜光。去玉成文，不須合。無名無譽，放言深藏。離與字。按魯安行，誰謂路長。離才字，合成舉。」離奇怪誕，世所罕見，允與六言詩，併稱雙絕。而《臨終》一章，就足貽後來者之警惕，因亟錄之：「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涓涓江漢流，天窗通冥室。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靡辭無忠誠，繁華竟不實。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為一。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生存多所慮，長腹萬事畢。」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有異才。漢獻帝西遷，因從居長安，後之荊州依劉表。表卒，曹操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拜侍中。建安二十二年卒。有《去乏論集》三卷、《漢末英雄記》十卷、集十一卷，其所與蔡子篤及文叔良、士孫文始、楊德祖詩，及《馬潘文則作思親詩》，俱為學虞所稱。《文章流別》所謂其文富而整，皆近乎雅也。今《關楊楊德祖》未見。今按其作，蓋盡四言云，然猶未若《七哀詩》之感懷身世，足與《登樓》一賦，相輝映也。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後，歸太祖。太祖使琳與阮瑀，并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徒門下督，有集十卷。今按其詩，惟《飲馬長城窟行》，敘述邊地之苦，頗為切至。而一篇之中，官吏督責，夫婦書問，其聲口之嚴厲哀戚，莫不惟妙惟肖。洵《羽林》、《羅敷》之流亞也。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中郎將文學。以道德見稱，曹子桓特推重之。嘗謂其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又稱其辭賦，時有齊氣。《文選》李善注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獨之間兮，此亦甚舒緩之體也。』今觀其詩，如《室思》及《為挽船士新婚與妻別》等，語皆婉約多致。殆所謂舒緩而有齊氣者歟！」

阮瑀，字元瑜，陳留人。少受學於蔡邕，《魏志》稱其宏才卓逸，不群於俗。曹操辟為司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後為倉曹掾屬，建安十七年卒。有集五卷，操初辟之不應，逃

入山中，使人焚山得之。時操方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瑄不與語，使就伎列，瑄固解音能鼓琴，撫弦而歌，為曲既捷，音聲殊妙，操乃大悅。今按其《琴歌》云：「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是亦婉而多諷者已。」

應瑒，字德璉，汝南人。漢太山太守劭之從子也。曹操辟為丞相掾屬，轉平原侯庶子，後為五官中郎將文學。建安二十二年卒，有集一卷。

劉楨，字公幹，東平人。曹操辟為丞相掾屬，魏太子曹芳請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感伏，楨獨平視，操聞乃收治之，得減死。輪作署吏，建安二十二年卒。有《毛詩義問》十卷，《集》四卷。

總之，七子之中，自以孔北海為領袖，而又忠於漢室，為操所害，天下冤之。其《離合詩》實本圖讖，不同意造。蓋孔子作《孝經》及《春秋河洛》成，告備於天，有赤虹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刻文云：「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合卯金刀為劉，禾子為季也。故《雕龍》云：「離合之發明於圖讖，此之謂也。其餘六子，雖齊驅併駕，炫耀一時，而依附曹魏，不能自振，以視北海，其品節賸乎遠矣。故彥和亦云：「文帝、陳思，縱善以聘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并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叙甜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非所謂定評者哉！

### 第十一篇 魏晉兩朝之遞降

劉勰《時序篇》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并體貌英逸，故俊才雲蒸。」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又《明詩篇》云：「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平叔之徒，率多浮淺。唯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休明《百一》，獨立不懼，辭議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群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縵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徇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袁弘字彥伯，孫楚字子荆。以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

鍾嶸《詩品》亦言：「曹公父子，篤好詩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附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凌遲衰微，迄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鍾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彼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俊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